

◎陳宸億

#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

小說組優選獎作品

# 陳宸億



## 作者簡介

嘉義人，1989年生，臺灣大學哲學系畢業，曾獲臺大文學獎、國軍文藝金像獎、臺北文學獎等。寫作，動保。

## 得獎感言

寫作像是雕刻時光。我總想在相安無事的現實中抓住一點靈光，因為平凡裡好多感情，很難視而不見，所以記下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。這次，我覺得我寫得很動人。

我的高雄特別熱，他讓這座城市神聖了。去年，我遇見一個背海的身影，後來寫了這個純情可愛的故事，紀念他給我海水般的回憶。也感謝評審，幫我送他一個這麼陽光的獎，即便他本是陽光。

## 給正義的生日快樂

陳宸億

「老闆，有沒有孔雀魚？」

「我們什麼魚都有。」

「為什麼孔雀有的五塊，有的十塊？」

「五塊的我撈，不能挑，十塊的你自己撈。」

「哦。那叫什麼？」

「啥？」

「粉紅色那個。」

「粉紅仙子。」

「好漂亮。跟牠養在一起是什麼？」

「熊貓。都十五塊。」

「旁邊那缸？」

「電光麗麗，比較貴，三十。」

「為什麼叫電光麗麗？」

「這個可能要查喔。」

「我要十隻孔雀，五隻粉紅仙子。你撈。」

他把袋子充氣，繞著橡皮筋旋了兩圈。

「要不要看魚缸？」

「我家有甕缸。」

在海邊，會有可愛的小夜市。有人把水族館藏在小貨車裡，布帆架開，就做起了生意。車子在動，你也不知道水會不會灑出來，魚會不會暈。七彩繽紛的魚缸生著光輝，後頭是一片夜裡的海。

我曾被拍下一張照片。你想像一些攤販聚在海邊，海很黑，夜市很亮，你站在夜市盡頭，右手邊張燈結綵的是吃喝作樂的海邊夜市，左手邊漆黑無光，霧濛濛一片的是夜晚翻攪的大海。畫面上，大海占九，夜市占一，至多二。但我手上沒有可以拍照的東西。

晚飯過後，我在屋內徘徊，暴露了閒，大舅囑我到梓官路上的遠東攝影社去洗照片。我騎虹庭姊姊的單車，往市區的方向去，騎了好久，過了街又過了荒地，我確定再也找不到相館，又折回赤崁東路上。我不想回家，騎過路底的派出所，沿著海堤，騎去漁港。堤上我發現好多機車橫豎亂停，堤下有些大頭燈越逼越近，海風吹來，是燒烤的焦熱味。一個從未見的夜市，延伸在白天無人的海邊堤防上，十分喧鬧。我騎車穿梭在夜市裡，訝異好多人，從哪來的？那些面孔非常奇異，我不覺得大白夭剗寮的街上能遇到他們。我看見首尾相接的沙畫，連成彩帶一般，十幾條夾成一排，像個巨大的門簾，小女孩掩在後面靜坐。攤販連綿極長，只有我騎單車，我的籃子裡有一臺佳能相機，底片拍完了。後來我提起海邊夜市的事，虹庭姊姊坐在大舅媽的梳妝鏡前，心不在焉答腔：「漁港的夜市？」

「不是。不是漁港的。我還沒騎到漁港。」我篤定地說。

「會不會是市場附近的，被趕到海邊？」

「為什麼要被趕到海邊？」我問她。

「我不清楚，」她梳著烏亮的長髮，心知她的頭髮比誰都漂亮。「可能是被嫌吵。

我沒聽說過什麼海邊的夜市啦！」

那年我十五歲。媽走的那個下午，前面三叔公家的母狗小白生了一窩小狗，有黑有黃十一隻，大舅提議那兩隻白腳底的黑狗去漁港放生。阿嬤尖叫：「翔仔你天壽骨，在呷奶放了安怎活？」媽帶我回娘家，託給阿嬤，一兩天後，她獨自一人回臺北。我要升高中，成績差強人意，與其到先修班自慚形穢，我寧可回蚵寮晃掉我一個快樂的暑假。阿嬤從屋內跑出來，挺著她的老腰，叫喊：「媲仔等一下！」我坐在田邊的紅磚堆上，盡力把無辜寫在我臉上，目送大舅載她去岡山車站趕最後一班的莒光號。我朝媽揮揮手，一邊努力在搨腿上的蚊子，不覺任何難過。

大舅的車子慢慢消失了，我牽阿嬤回屋內避蚊蟲。

這是兩棟併在一起的大樓房，坐落在兩塊田地之間，田有時種玉米，有時種花生，休耕時，長了豬母奶；由於是自己的地，蓋得四平八穩，大大方方。右邊的分大舅，左邊的分小舅，兩邊格局對稱，大廳和灶腳各自打通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斷金，這是長輩的初衷。由於外牆完全漆成白色，遠遠望去，像是田裡撿到一塊乾淨明亮的白磚；夜裡，則是一座側躺的燈塔。

一條細狹的小徑貼著樓房左側，蜿蜒至赤崁路上；途中經過一座菜瓜棚仔，倒掛大

而俗氣的黃花，小孩時常惡意捏碎蜿蜒向上的綠鬚，嗅聞指間的腥氣。一棟兩層樓的舊房子，門戶洞開，廳堂的供桌上香煙裊裊，那是老態龍鍾的祖厝；裡頭一幅高懸的黑白遺照，細眼睛小嘴巴，頑固剛毅的神態，據說是蚵仔寮大頭楊仔我外祖。

外祖是討海人，所以阿公也討海。阿公帥的時候，大兄小弟巍巍站滿整艘船，隨便網仔空的下去滿的上來，魚鱗像金光，目眇金對天瞪，不能逼視，魚仔像殼一般灑在地上給人秤，秤剩的包回去厝邊分一分；阿公胖了的時候，漁船開始漆成彩色，船頭是黃的，船尾是綠的，甲板是白的，艙口是藍的，舷是紅的，船索掛的三角褲也五顏六色，船上的人清一色黑鬼鬼，阿公說，菲律賓懶，泰國詐，印尼最聽話，日頭煎過，黑得出金。

所以，大阿姨做頭髮，大舅修理車，媽和小舅當海軍，一個士官一個軍官。沒人討海。每天，天色猶藍、空氣涼冷的時候，我阿公破開房門，像一隻離水的海獸在空蕩蕩的屋內踱來踱去，然後將鐵捲門粗暴地拉起，踏著那輛破機車直往漁港奔，至於他口袋隨時裝有六、七萬的事，所謂老船長的行情，是漁港眾人皆知的祕密。他入夜回巢，赤精躺在客廳，像個銅人，任由日光燈電風扇侮辱他的銅肌；他把電視開的極大聲，呼呼大睡。阿嬤罵他：

「歐吉桑你真勇吼，甬穿衫！」

「熱啦，燒烘烘！」他在夢裡應她。

阿公是個男人。正如阿嬤一頭烏黑的細捲，耳上扎著兩針小金珠，心寬體胖，是個沒得嫌的海口婦人。他們是媒人牽的，一面之緣，岡山黃家的長女嫁來給蚵寮楊家的長男，然後兩年一個，兩男兩女，魚仔蝦仔作糖仔吃，楊家將的漢草蚵仔寮沒人比評。阿公討海是呷苦當呷補；根本沒有苦這回事，風湧太大沒得出海，他一身銅筋銅骨就要散在藤椅上給阿嬤撿。鯤豐滿上大小事自己來，外勞仔怕冷中風邪，他令阿嬤煎湯藥，就連蚵仔寮通安宮的金爐鼎和龍柱都有他楊春土的一份，不多不少各拾萬元整。他只有一個虛。他聽人吃飽在譏：

「春土的細漢仔娶沒？」

「沒你代誌。」他絕不客氣。

或是，

「彼款人般，娶嚙笑死人。」

老仔在海底照樣掙出水面，大譙一句：

「啥人在靠么？」漁刀眼看出鞘。



阿公的肩寬，背上麻麻的都是誠實的斑，我喜歡靠在上頭，尋覓那張不苟言笑的臉，只敬那是最後一片太陽和海沉醉的土地，我的童年有得跑，跌破手腳，出點汗。我喜歡去通港路，看漁船仔靠在漁港的小加油站加油，公廁旁種了一叢粉紅色的大花，很久以後，我知道那叫馬齒牡丹，不怕曬。好幾次，我看大夥兒在漁港附近的寮仔內脫個精光，捏著汗在油膩生黑的板桌上鋪滿一肺又一肺的烏魚子，我滿腹千歲憂，幻想就在蚵寮過了一生，像阿公阿嬤大阿姨大舅小舅，勞動，睡覺，看海，千萬時光就此消磨。爸，或媽，或兩人一起，會適時地出現，拎我乖乖回臺北。

我的童年不協調，沒有一個端端正正的統一性。由於時常回南部，我意外曬出一身不合時宜的膚色，和一張莫名其妙的表情；加上教養的中斷，父母的權威失去了正當性，即便他們雙雙都是慣於人前疾言厲色的軍人。

何謂教養？我真該好好質問我那個小叔叔。

我的小叔叔不是尋常的人物。可不是說他什麼達官貴人。你從他的容顏（這是他說的，不是我說的：噢，小安你看看，我的容顏如曇花開了又謝。），他說話的神氣，咿咿啊啊的聲腔，龍飛鳳舞的手勢，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男人，或說，像我爸那樣的男

人。我頂羨慕小叔叔女人一般的腰身；事實上，他的身材比我那娘還媚。他的褲子只有我爸的一半寬，小時候，我若看到他的內褲晾在我爸的旁邊，會以為是從洋娃娃或大玩偶身上拆下來的塑膠布，只有我爸大四角的三分之一。我最愛小叔叔帶我見他朋友，看他在眾人面前大放厥詞，高談闊論，什麼小雪阿姨、沈叔叔、寶哥、璇璇，鶯鶯燕燕一大票，我早看出來都是些有問題的人，卻各個神異，引人入勝。最下流的話，或最有學問的，只在我小叔叔那裡才見識，就我往後的人生，仍是如此。世界又冷又熱，難得有人對你說一句真純見性的話。有些場合時機，我聽人義正嚴詞在談兩岸的和平願景與架構、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神聖的基礎、聖靈需要大量澆灌……我總不爭氣地想起我那個又嬌又霸的小叔叔，張牙舞爪，小拇指不知道要飛往哪去，衝著寶哥阿姨叫囂：

「你這丟人現眼的假小子，Tomboy，奶這麼大！」

「小叔叔那張嘴，吃雞雞，不乾淨了，連菩薩都敢詛咒的。」沈叔叔作勢把我抱住，直說我是他的乖乖襖。

「唉喲，唉喲，沈菜花你大龍洞放開你的髒手，」小叔叔急忙過去打沈叔叔，「不要在我寶貝安安面前講髒話呀，我嫂嫂會不開心的。」

我真的會在一整群善男信女面前無端發笑，招來異樣眼光。

我一開始會跟媽介紹小叔叔那些朋友，她只面無表情說：「喔，我知道他們。」顯然她不以為然，我也沒興致再提。有過，爸媽在密謀，「不能跟他一樣……」他們壓低音量，假裝若無其事，但不難猜到是我的事。之後，小叔叔忙得不見人影，彷彿完全忘記了小安安。我問爸：「小叔叔人去哪？」我想躲在房裡試著大哭大鬧，但有個力量告訴我，小叔叔不願我這麼做。

我們家臺北住的是國軍官舍，三軍總醫院丁區職務宿舍，落在公館靠河堤一帶。和全臺灣所有的軍人官舍一樣，我們的官舍一眼望去像是廢棄的碉堡，樓梯間外牆上刷的一抹國旗紅已褪了色，窗簷上密密麻麻的翠玲瓏，活像廟會千里眼的殘忍的綠髮。我們丁區不在舊三總那邊，而是圈到附近的軍備局了，裡頭還有舊三總的十字大樓、憲兵排、勤務排、中正堂，幾棟貼上封條的建築物，上頭的關防年年斑駁，但永遠不會消失。深夜，緊急出口的號誌發出邪惡的綠光。丁區共有兩排宿舍，彼此面面相覷，通道兩旁種的不是桂花就是含笑，時節一到，甜膩的花味揮之不去。

我們家是三十七號一樓。軍備局的資收場抵在後方兩公尺不到，我的房間的窗沒有風景；一面大牆奪走視線，上頭垂掛好幾道粉綠色的水痕，那一小撮的綠地，一年不

下雨都不會乾，冒了一棵又高又醜的構樹，種種不知名的惡草矇住了地面。初夏時期，我靠在窗邊，凝視姑婆芋紅得發毒的漿果，像異形生的蛋，或膏肓之間的癌細胞。整個冬天，我把窗關緊，就怕外頭雨絲飄進來。二樓那兩姊弟上小學前，準時在下午兩點哭叫。

小叔叔以前就住在這個房間，桌椅，櫃子，床架，是他留下來的。他的精神還在，我感覺到了。或者，他根本遺留在我身上，我無從辨識。小叔叔那座柚木大書櫃長了四隻腳，至今仍生出森森的香氣。我半夜醒來，撞見它亦步亦趨在學走路，我立刻裝睡。格子裡的書本完好無缺，至少看起來如此；你得小心翼翼翻閱或擦拭書上的灰塵，以免書脊一攤裂成兩半，教人滿懷愧疚。如果不是裡面的簽名或畫記，我會以為這些書是新的。書櫃上頭立滿了相框，鑲假瑪瑙的、木頭的、鍍鋅的，雕著小花小草，我這輩子沒見過這麼多相框排排站。奶奶一襲大紅洋裝，翹著二郎腿，抱著電棒燙的五歲爸爸。早逝的爺爺站在日正當中的馬路邊，戴著墨鏡，一旁的道路指示牌上白沙二字，我才知道爺爺去過澎湖。纜車上，盜版的梁朝偉摟著小叔叔，臉貼著臉，後頭有雲有樹，斜射的日光把小叔叔的娃娃臉切成一明一暗。我做事，發呆，睡覺，列祖列宗居高臨下，我習慣他們的監視。我也好奇小叔叔的童心，有些玩意兒不該屬於他。一棵壓克力聖誕樹，

底座開關一扳，會明滅七彩光芒；或是印有蟒蛇圖騰的壺、巴拿馬形狀的開瓶器。

我的小叔叔對我視如己出。他不把我當外人，而是自己的孩子。在我小學一次放學的路上，他牽著我的手慢慢走，向導護老師打招呼的神情，我看了便明白他的心思。我才不過五年級。又一次，他帶我上餐館，顯然他是熟客，老闆對他說：「噢！老弟你孩子挺大了哩，藏著不給看啊？」我小叔叔他笑而不答，興高采烈地問我：

「小安今天吃什麼？」

每次，小叔叔的筷子總往我碗裡送，我沒有看過他吃東西。爸爸在場會看不順眼小叔叔這樣做，他的體質極易胖，又貪吃；據說，爸和小叔叔，一肥一瘦，便是有人過度爭食的結果。爸把我的一塊炸天婦羅或什麼狠狠夾走，告誡我垃圾食物最好不要碰喔，天曉得不是他自己想吃？小叔叔聞之色變：「你很胖很奇怪耶，人家安安在發育。」又搶回我這，臉一擠頭一抬唔一聲對我扮笑，我看穿小叔叔所有的詭詐和快樂，而我也快樂。我心情好就問：

「為什麼小叔叔愛男生？」

他眼睛撐大，倒抽一口氣，怒嗔：「小賤貨！」手往我兩側進攻，我會癲癩發作亂顫，哈哈，哈哈；我真的好樂喔！

當然，小叔叔很幸運。「我完全是我媽的種。」他說。他告訴我，奶奶年輕還不是，要愛不要命的，被她爸從屋內一路追打到田溝邊，就像在打狗：「破格查罔仔、破格雞、燒得會咬人！佻爸打乎你死！」故她萬分體諒她的寶貝小兒子，怕他委屈。

有些人可沒這個命，畢竟不結婚，結錯婚，生不出，黑白生，都屬不孝。好比小舅，當他百般無奈，抱怨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人家小叔叔早從小叮嚀我家家有本該燒的經。

曾經，那個曾經很久了，「起灶臺」風波在蚵寮赤崁楊家起起落落。阿嬤年過半百，戀戀不忘一個港邊春夢。

阿嬤以為義仔小舅無法成家，在於小舅那半邊棟樓房的灶腳無灶臺，莫怪這款漢草和頭路娶嘸某，她這麼個平風定浪六十載的蚵仔寮船頭仔媽抱不起一個楊氏查埔孫。小舅面貌極像阿公，因為他本來就是他生的，只是高了不只一個頭。在家裡，你只能看他穿一條深藍色的海軍短褲，長年裸露的胸和背泛著黝黝的海光，上頭找不到一塊斑一粒痣，兩條粗厚的長臂可比成年的黑鮪，腿上的毛又粗又黑，下過水後，像是礁石上茂盛的海草。他一笑就把眼睛給笑掉了，顴骨又聳又圓的，眼角生出了細紋。渾圓厚實的身體，笑呵呵的臉，他在客廳看電視嗑瓜子，像是坐了一尊鍍金的大佛，袒著佛胸。

小舅有過論及婚嫁的女友，不知為何無疾而終。小舅的灶腳方位好，寬敞明亮。其中有一臺大洗衣機，兩條粉紅色的塑膠曬衣鏈橫切整個灶腳，掛了妙驊、虹庭兩個姊姊的衣裙，至於大件一點的女裝，毋庸置疑是大舅媽的。拜地基主的折疊桌上堆滿旺旺仙貝、一串又一串華元波的多快樂分享包、過時的玩具，以及小舅的郵購包裹。小舅時常要我偷一包蚵仔煎或真魷味回他房內。

阿嬤對灶腳這塊光怪陸離的風景甚感刺眼，「這啥體統？這啥體統？」她正午回家納個涼，在空無一人的大樓房哀嘆不止，其回聲傳至小舅房間床上假寐的我的耳裡。她常對小舅說：「無灶臺，娶嚙某。」小舅一句不響，學阿公，一張從海底浮出的臉，淹了幾天脹得又冰又絕；幾次他咧起不甚明顯的菱角嘴，對阿嬤吼叫；「黑白牽拖啦！」一對小眼不知瞪還是睡，我哈哈大笑，惹阿嬤一個耳光刮過來。

阿嬤心目中的「灶臺」，可不是那種有流理臺有瓦斯爐華麗高雅的櫻花系統廚具可以算數，她要的是用磚仔角堆疊起來，再貼上磁磚的傳統實心灶。

阿嬤是個正港的婦人。她樸實刻苦，每天按時去漁港找活兒，補破網，作便媒人，出頭，就怕閒。她對我說：「恁阿公顧抓魚，整間厝大小項我處理好好。」為了義仔小舅，她極力探聽蚵寮身家清白的女兒。我那好阿嬤遮在斗笠下的眼睛發出詭光，掃射市

井街上窈窕無辜的少女，扮起物色民女的老巫婆。

「正義仔，你來，」阿嬤把小舅喚來客廳。

「赤崁路仔活動中心的小姐水水呀，減你三歲。」阿嬤說。

「所以咧？」小舅說。

「所以咧？娶來作媳婦呀，你嘛好心一下。」

「不呷意。」小舅一口回絕。

「看攏不看就不呷意是啥？」阿嬤光火。

「不呷意就是不呷意啦！」小舅的嘴型停留在「啦」足足三秒，濃鹹的海口腔。

「看攏不看，我無法度接受啦！」阿嬤作勢把桌子拍碎。

阿嬤把小舅推出門外，往他背上狠死擊了一掌，「死囡仔！」要小舅騎車去繞一圈才能回來。過一會，小舅的機車聲隆隆響起，阿嬤來不及穿鞋赤腳就踩出去，問他：

「安怎樣？真水？」

「那款型喔，我——不——呷——意——」小舅一雙黑毛大腿跨坐機車上，氣得發汗，久久翻著白眼，直到阿嬤別過頭去。

他贏了。阿嬤悲憤地屏住氣，不發一語走回灶腳，粗手粗腳地翻弄鍋碗製造噪音。



我們聽到有人咒罵：

「你喔，死嚙人捧斗唷！」

小舅亦對我作白眼，吐舌頭，你只能看到那一丁點眼白，藏在汗水淋漓的大黑臉裡，曖曖閃著光。他氣一下子消了，笑瞇瞇對我說：

「安安咱來去喝涼仔！」

小舅最喜歡的飲料是綠茶加多多，他習慣稱之「多多綠」。

小叔叔剛退伍的那幾年，同爸媽住在官舍。那時我還小。爸媽一早出門，把衣服扔進洗衣機，小叔叔起床，把衣服晾好。媽煮好飯菜，吃完小叔叔洗碗。至於窗臺上的盆栽，爸負責種，小叔叔負責澆水。爸和小叔叔共吃一瓶綜合維他命。週末爸和媽去遊山玩水，小叔叔會跟。每個月爸載媽下高雄回娘家，小叔叔也跟。

「他沒有一個工作做得起來。大家都像他那樣，地球還要不要轉？」

「我相信地球會不停轉。」我反駁爸。

「小安，我知道你很愛小叔叔，他很好，」他長嘆一口氣，擺擺頭，故作鎮定，

「你講這種話，我很擔心。」

「沈叔叔也這麼說。」

「噢，那個傢伙也是，沉澀一氣，請你不要再提。」

「有陣子他瘋掉了，沒有人知道他中什麼邪，」爸憤慨起來，將他肥厚的屁股往後墊，使他看起來正襟危坐。

「小叔叔怎麼了？」

「沒人知道啊！他說他不要認我們。我們又沒怎樣？」爸怕熱，白胸顫動不已，似像女人兩隻發育不良的小乳，「他既然不要這個家，那他就去流浪。」

「他為什麼不要這個家？」

由於年久失修的緣故，官舍的四樓通常沒人要住，就怕住在雨裡面。爸跟人周旋，託主委劉伯伯幫忙，終於軍醫局撥了款子要整修。鍾叔叔搬進來，他是爸的空官死黨，一個細皮嫩肉的小兒子恰恰跟我同年，討厭。三十七號四樓的信箱，既有水電單，也有一份《國語日報》。

我回蚵寮聽妙驊、虹庭在講英文，好生羨慕。大舅媽捨棄蚵寮國小，親自接送她們去右昌念小學，上長頸鹿，學講蘋果是紅色的、大象很大、你好嗎？

我躺在地板無事，她們也要跑過來問我：「安安，how — are — you —」

就連小舅，也操著海口腔英文，笑嘻嘻問候我：「small 安安，how — are — you —」

他們通通把我爸惹怒。他是那種占缺要第一，開車不能前面有車的人，他們哪知道。我爸早看準小叔叔，把我整個尿布外加書包丟給他。

我要上小三那年，小叔叔的身影又出現在桂花道上，搔首弄姿的搖擺我們美滿枯燥的生活。

我聽爸在講，小叔叔是念過書的，就他們那一輩。這我深信不疑。好幾次，小叔叔斂起他所謂花一般的朝顏，「安安給我聽好，」正經八百對我解釋「藝術家的任務是冶煉人類未曾受造的良心」、「要讓你的靈魂成為流動的東西，復原到千百形態」，一副事態嚴重。我不過一個小學生。但我喜歡聽，不知道，我喜歡他這樣，不把我看他可愛的貓崽，而是平起平坐的大朋友。即便我似懂非懂，我懂得皺起眉頭，注視一把掏心掏肺的火在他眼底燒。當他奮力向我展示殘缺片斷的知識，我只感動。他不是學究。

小叔叔教我成語，唸ABC，怎麼走路比較有氣質，教我怎麼讀書、寫字，帶我看了好多故事書，河伯娶親、快樂王子、鐘樓怪人，都是他教我讀，盡是一些可怖的，導致我日後有些壞心思。每逢婚宴，我看美麗的新娘捧一杯芭樂汁在敬酒，不免聯想起

西門豹偕老巫女，強逼紅蓋頭彩珠簾的新娘子一個個跳進河裡的荒謬景象；看到教堂，也同時看到道貌岸然的神父，性癖極大。沈叔叔常罵小叔叔：「毀了你自己就算了，不要把小安毀掉。」卻笑得合不攏嘴，好似期待。至於媽，嘲笑爸是飲鴆止渴，但免費兩個字說服了她。小叔叔還要小雪阿姨教我畫畫，他說學藝術的孩子不會變壞。他也說愛吃青菜的孩子不會變壞，餵貓的孩子不會變壞，反正他要我做什麼，就套這個句型。小雪阿姨是小叔叔的大學同學，後來留美，去東岸念藝術學院，愛小叔叔愛不到，孤老終生；我那房間牆上掛的桌上擺的，濃豔的大油畫、輕描淡色的水彩、還有袖珍可愛的速寫，都是小雪阿姨的傑作。我心情不好的時候，那些畫片我一看就半個鐘頭過去。我最欣賞其中一幅「雨中負子」，小雪阿姨在美國畫的，那時候她想家。爸爸背小女孩，媽媽隨後撐傘，大人垂喪著頭，小女孩望向天空。我忍不住問小雪阿姨：

「為什麼雨滴畫得跟雞蛋一樣大？」

「那正是小女孩眼中的世界。」她故作深遠地說。

無論誰眼中都有一個世界。

有一年，蚵寮通安宮的廣澤尊王連翻了三天白眼，據說那是災異之相。赤崁那座兩棟雙併的樓房亦重新粉刷，用玫瑰白覆蓋了原本的象牙色，門口的曬場則多了一缸睡

蓮，一輛新的轎車，兩條不銹鋼曬衣鏈，從屋前延伸到人家的屋後。金寶螺纏在蓮葉底下，瘋狂啃食葉片，牠們肥胖的觸手時長時短聲東擊西，很像狡獪的陽具。地上不時有乾枯的彩色小魚，睜大雙眼。

自己的房間，是個滿新穎的概念。在我國二那年，我向大人們告知性徵上的變化，小叔叔決定搬出去，把房間讓給我。「私密最美。」當我沒命地哭鬧時，他只一再告訴我這句話。終於在一個異常晴朗的冬日早晨，他的行李箱滾輪在植滿桂花和含笑的小道留下令人難堪的噪音，沈叔叔幫他把大大小小的紙箱疊上車，載他離去。他這次離去，是真的離去。

起先他去找他的港仔，一個寡言聰明的電子工程師。他們住在沙田大圍的美田路上，一棟三十二樓的大廈的十四樓，他在信裡說：「有時候，你真想往下一栽，換個痛快。」並附上一張照片，從二分之一高的一個小方格拉出一條線，在半空中寫著：「小叔叔在這裡。」這樣的樓，若無註記，我只當作是生物課本裡顯微鏡底下的植物細胞壁。往後，他又捎來許多印有美麗風景的明信片，沒頭沒尾地告訴我，他在萊茵河畔療養，或在伊斯坦堡的大澡堂洗淨罪孽與憂傷。

他每年過年會回來，奶奶走後，過年也看不到他了。小叔叔是這種人，獅子座O型，拒絕妥協，睥睨中庸。我知道現在他人不是幸福就是死。哪天他突然通知我他還在洗港仔的內衣臭襪，或託夢說在萊茵河底啃水草，我也只是笑笑，祝他青春永駐。他老愛把那隻大黑貓盤在大腿上，四隻眼睛嚴厲地質問我：

「要嘛當一隻家貓，要嘛流浪貓，一個囚禁而溫飽，一個自由而患難，你總要選其一。」

我啞口無言，老母貓笑而不答。

小叔叔的好意我心領了。我永遠記得他是個溫柔的人。但早在他未搬走，我不曾懷疑有過「自己的房間」。

我喜歡義仔小舅舅的房間。挑高的天花板，漆著自來水的顏色，看上去，就像一片透明的海。我遺傳自母系的一對小眼睛，看呀看，只比外頭蚵寮的天小一點。

我同小舅養成午睡的習慣。就等他從那張辦公椅奮力站起，自言自語：

「累了，來睏。」

他狠狠摔進被窩，一動也不動，彷彿立刻睡著。

而我在等他說：

「囡仔，作伙來暎。」

但他從不。小舅話不多。他一輩子的話小叔叔一天講完。

每晚，他打著赤膊，把全家上下的地拖過一遍，然後洗澡，睡覺。

我學一條小蛇，細細涼涼，溜上小舅那張硬梆梆的大床，蜷著身體；我在海邊看到的事物，若在這間房裡滑進我的睡，都一樣，無聲無息。

我在午後清醒，頭腦粗重，小舅早已外出了；或是一大清早，他總在六點的鬧鐘發作前突然坐立，丟了一聲響屁，摺被子像摺紙，胡亂套上衣褲，就出了門。老機車的聲音越颯越遠，大手大腳的一副人形還靜靜躺在床上。我望著小舅房裡的天，自來水一旋嘩啦啦淹過來，砸下一顆顆薄荷味的曼陀珠。我昏昏入睡。幾次，我匆忙跟到窗前，看小舅縮成一個白點，一陣白煙風，盤在黑赤赤的田上沉浮，天色是冷的，麻雀喪失理智的啾，那是休耕的時節。

我醒來無事，便把頭悄悄貼在小舅的肚子上，噤哩呼嚕的，像小橋流水聲，也像哭。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臉，但我不十分怕。我彷彿看到白天小舅對著電話那頭滔滔不絕，好想知道那人是誰。從此，一張不會唱歌的肚皮，不是男人的。但我小叔叔那頭大黑母貓也發出同樣的聲音。

好久以後我才知道，如果深夜，一個寂寞的人，睡得甜，你把頭安在他肚皮上，會有這種音樂，如泣如訴，笑呵呵，絞著你心。

小舅有時在，有時不在；他隨時要從房子的某個角落出現，這點令我不安。至少那時候是這樣。往往，他如鬼魅般穿梭在屋子，以致於他無心地樹立了一個虛空來的形象，儘管你有生之年捏捏他的胳膊，知道那是全世界最可靠的東西。原以為他在基地，或出海，我躺在床上，房門被人推開；我坐在田邊小道發呆，他的機車正從赤崁路仔彎進來。常常我進了門，他打著赤膊，橫躺在客廳的藤椅上打瞌睡，偶爾瞪著天花板。

一個下午，我在灶腳殺魚，清魚腹內，風從門窗灌入，魚和土的腥味混在一起，電話鈴聲不斷地響，我才去接：

「找誰？」

「喂？安安呀！來，來接小舅。」

「小舅我在殺魚仔。」

「丟給阿嬤弄。快來喔，五點右昌國小門口，別讓我等。」他那頭好吵，我聽到有人喇叭按著不放。「不可以遲到喔。」



「在哪裡啊？」

「加昌路和軍校路口。臺十七線直直，別亂彎，很好找啦。」

過了楠梓，沒完沒了的卡車揚起陣陣風沙，淹沒一旁的小機車。我自作聰明往右拐，買了兩杯飲料，然後迷失方向。問了人，才找到右昌國小，小舅坐在花臺上抽菸，我真的遲到了。

「騎去美國喔！五點二十分！」小舅彎著眼睛，嘻嘻哈哈嘲笑我。

「什麼加昌右昌後昌藍昌盛昌，我搞混呀，這些名字到底誰取的？」

「昌你個頭。」他把我臉捏疼了。他問：

「穿這樣不冷？」

我只穿一件無袖的背心和牛仔短褲。那時還是三月天。

「你不知道，下午漁港熱死人。」

「展勇！等一下搨風毋通哀。」

他把包包、衣服、黑襪丟了一地，直奔浴室，過了好久，我去浴室找他，原來他染頭髮，兩個人都嚇了一跳。他對著鏡子，老練地把藥劑梳在明顯剛剃過的頭皮上，耳際和後腦推得太薄太高了，他的頭看上去過度狹長。

「小舅你像新訓的阿兵哥，不像長官。」我取笑他。

「爛。吵死。」

那晚，小舅沒有留下來過夜。

一家人圍著吃晚飯，菜色如同平常，有阿嬤愛吃的空心菜炒羊肉，一大鍋醉蝦，煎肉質魚，血子，炸小卷，尖梭仔，嚴公煮清湯。小舅宣布：「要出海了。」吐了滿桌的蝦殼像山，「阿爸阿母小安安，不要太想念我嘿。」他對著蝦頭發出巨大的吸吮聲。阿嬤道：

「卸世卸眾，七老八老娶嚙某，講講那些廢話。」

「沒錯。」媽附和，迅速夾了一片血子配蒜仔。

「娶嚙某給恁礙著呢啦？」他答腔，他嘴裡塞了一尾肥蝦，橘粉色的湯汁淌在他微微上翹的嘴角。

「正義仔你惦惦！」大舅怒聲，眾人一起惦惦。妙驊、虹庭兩個姊姊受了點驚嚇，然後偷笑。

遠處傳來阿公的飽嗝聲，他向來把飯盛去客廳吃，配電視。

那頓飯無聲地結束，隨後鳥獸散。大舅媽打算洗碗，「大嫂我來就好。」媽把她趕

走。我陪媽洗碗時，她對我怨言：「阿嬤只煩惱小漢阿舅。」

我上二樓空房躺著，聆聽樓下細碎的交談，以及電視機喧鬧無恥的笑聲，偶爾有車子從窗外的小路駛過，沒有小舅舅的聲音。我半睡半醒。

「安安。」

有人叫喚我。由於無鎖，房門被打開，有人站在門口，不知為何，我假裝熟睡。大概有一分鐘。

「安安？」

「小舅……」我懵懵睜開眼。

「起來。載小舅去坐車。」他以命令的口氣。

「好。」

我提議直接送他回部隊，不要這麼晚還搭車。「西子灣呀！」他叫。「看看風景也好吧。」我說。在加昌路和軍校路的大路口上，我往右轉，經過海軍官校、海軍基地，從小路接到左營大路上，到了舊城圓環，他察覺到我速度放慢，提醒我：「囡仔，右轉。」他掐我的肩膀，勁道有點大，「不識路還要看風景喔？」

「小舅識路就好。」我說。

他掐更大力了，「啊呀回去怎麼辦？」  
我跟他說高雄天氣真好，臺北不是人住的，他說對呀對呀，小安安搬來陪小舅舅  
了。

「小舅有沒有出國過？」

「沒有耶。」

「你們的艦不是到處開？」

「唉呦那不算啦。」

「你們都在海上喔？」

「不是呀！就去什麼瓜地馬拉啊、宏都拉斯啊、索羅門群島、斐濟啊，有的沒的，  
哪算出國？」

我問他一趟敦睦遠航，這麼遠，會不會寂寞？

「寂寞是啥？」

「寂寞呀。小舅沒有女朋友？」

「女朋友喔，幫我介紹呀。」

「小舅這麼帥。」

「內行喔，從左營排隊排到蚵仔寮，哈哈！」

「你都不愛？」

「七仔喔，稀罕！小舅我更怕暈船啦！」

「海軍暈船是不是很丟臉？」

「爛！暈不暈是天生的，沒救。」

「但是海軍……」

「動暈症，那是一種病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」

鼓山路又直又長，壽山連綿的小丘，在夜色中變相，好似重重的深藍色陰影，啃噬著南國無雲的天空。路上十分冷清，沒什麼車，只有我們。由於小舅腿太長，我的手肘架在他的膝蓋上。空曠的視野教夜冷了，我些微發抖。他說他載我，我堅持要騎。他提醒我回程右轉五福一路，可以看看燈會。「一起去看看？」我問。「昨天才看過啊。」他說。

他忽然要我掉頭，說要找郵局，想領錢，又嚷說口渴，要去便利商店買啤酒喝，繞了一大圈，最後西子灣到了，他下了車。樸素的大門口標示高雄港海軍駐地之類的，他在那裡跟我說再見。我望見進了門右手邊有一棟建築物叫「挹海樓」。

「凌晨四點，我在鳥松的前運隊被趕出來，然後丟到這。我坐在地上看日出，看到中午，臺華輪的汽笛鳴了，載我去馬公，那裡冬天風很大……」

這是小叔叔告訴我的。

小舅說，眼前那艘艦不是他的，再後面那艘才是，他得回船上了，明天懇親會可以來看他，出海一去就三個月。

「明天小舅在嗎？」

「不在去哪。」

「見得到？」

「我好忙，不一定。」

他彎起笑眯眯的眼睛，酒力使他的笑添了邪氣。高雄港黑漆的水面在月光下微微顫抖，閃著銀白色的油光，他轉身步入營區，我目送他，他回頭一笑，再往前走。

洗衣服成了回蚵寮的第一件事。把臺北積剩多日的髒衣服通通帶回去，丟進洗衣機，除了洗衣精，再加半瓶蓋的香衣精，滿心期待四十分鐘後，去屋前的曬場晾衣服。

從車棚延伸至房子的鐵鏈上掛滿我的衣服。

田土曝曬的氣味，海風，衣服的香味，混合在一起，導致屋內終年陰涼；那是瀰漫在樓房，以及小舅房間的味道。小舅身上也是，若靠很近。

只有在這棟房子裡，才能聞到這股味道。當我不在蚵寮的時候，關於氣味產生的幻覺我只任由它發生。少時的幻覺，卻因反覆記憶而太過真實。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只是站著不動，聆聽屋子的動靜。

有一回，通安宮的聖王要夜巡，阿嬤、小舅拉著我去市仔看熱鬧，路被老老少少塞得水洩不通，煙硝瀰漫在月色裡，地上散落爆炸的粉紅色紙片。阿嬤突然尖叫：

「安仔，緊看！聖王目睺反白仁啊！」

「聖王為什麼反白仁？」我問她。

「看到魔神仔！」阿嬤刻意低聲。

「看到歹囡仔啦！」小舅譏笑。

當時神轎正對著一隻公共電話，要命地站了一個穿藍衣的外勞仔，黑乾瘦，黑長髮夾雜了黯淡的金髮，眼睛是小舅的五個大；轎班的腳步雖按住不動，眼神卻已喪心，轎子不停地亂顫，似要發作暴衝。我嚇得抱住小舅，大叫：「小舅回家啦！」至此，我總覺得外勞仔是魔神仔附身，成群結隊在港邊踩著自行車，玩撲克牌，他們掉色的背心露

出憤怒鼓張的肌肉；而那隻公共電話，至今仍有藍衣人站在那。

官舍是媽的名義申請的。媽幹了二十幾年一等長，到五十八歲除役年限的時候，他們倆終於搬了出去，看上板橋一棟新蓋的大樓，準備度過餘生。我媽是個高大的婦人，比我爸還高二公分；他們搬進新家那天，她直說：

「這房子真大真好，我的腿有地方伸。」

「呵寮的天花板更高。」我說。

「當然！不夠高，我們家兄弟姊妹怎麼站呀？」她莫名興奮起來。

那座挑高樓房的左邊那棟，如今過繼給我了，大舅他們沒有異議，他深知惹得阿公天上譙一句，是莫大的不孝與悲哀。

那年，我在小舅書桌抽屜的深處，最隱最密的角落，取開幾只無用的小紙盒，和未拆封的、早已泛黃的飛龍牌橡皮擦，封口的紅帶子些許脫落，但你永遠不忍活活撕開它。最後，壓在一疊照片底下，我翻出了一張舊舊的素描。

我一一過目了不同年紀的小舅：四十歲，著大禮服頗具威嚴的小舅；軍校畢業，意氣風發的小舅，目光和雙頰的稜線，讓我莫名想到海；尤其他和阿公的背影都拖了一座



海洋，他們的汗衫永遠是濕漉漉的，散發一股新鮮的酸味。高中時期的小舅，梳著中分頭，削尖的下巴標誌了年少清純。還有一些小時的留影，他持玩具槍呈半跪姿勢，也穿及膝的白襪吃力撐在單槓上頭，一旁的小孩傻了眼，或許在叫：

「義仔，水喔！」

按下那個快門的大人也喊：

「義仔，水喔！」

只是，相紙都薄了，褪了一層白，小舅的五官已經朦朧。無論何時，他的眼睛都在笑。幾個不知名的人，大概是小舅最要好的同學，或朋友，誰能知道誰是誰？

一張素描。

我找不到碳粉模糊的痕跡。它其實是用相片紙洗出來的。正面畫著一個男子，三十出頭，穿制服，領口上鑲一朵花，一對小細眼，眼尾下垂，上唇微突，嘴角悄悄上揚，流成一條河，告訴你他正在笑，很陽剛，又溫柔，沒有輕視你的意思。由於歷史，有些不可名狀的東西住在裡頭，那對永遠的眼睛，那嘴，又臺又帥，是小舅，好整以暇地跟你對眼。

翻過去，背面附了一行字，看得出來，那是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寫的，多年過去，筆

色已全無光澤，黑色的線條量出了黃邊，反倒像印刷在上頭一樣，好端端的。為何不直接贈送原稿呢？洗成相片做什麼？很久以後，我仍暗想這事，全無所獲，正好比阿嬤日夜守著那口無功的灶臺，而畫中男子依然笑嘻嘻的。

今天，忙碌過後，我的手又想起那個無辜的抽屜。每年的這個日子都是如此，我必須回來看他，也讓他看看。我曾哭得好傷心。布滿鏽斑的電動門嘎嘎往上捲，一陣風從屋裡立即飛了出來，我仍聞到蚵寮假期的特有氣味，閒暇，乾燥，又芬芳，當我把窗子推開，纖細的灰塵在陽光中旋轉，慢慢散去。我洗了衣，然後找水桶接水，拖了地，把傢俱通通擦拭過一遍。虹庭姊姊下班後會從鳳山過來，給我帶一碗左營大路的汾陽餛飩。我會邀她看看昨晚放缸的魚，那是大舅最愛的小東西。

我想起我總向虹庭姊姊借單車，通過狹窄的田間小路到赤崁路仔，再往漁港騎，海堤上，花雜的狗兒群從不追車，母狗永遠吊著肥奶子，蚵寮的海在日落時分染成一片紅，消波塊上爬滿無知的小螃蟹，一對鉗子夾了就往嘴裡送，走走停停，無畏海潮拍襲。入夜後，攤販悄悄聚集，海邊夜市，總有沒見識過的新奇，差不多是沙畫簾幕，或是貨車水族館。我牽著車呆立在夜市的盡頭，望著海望著人，天道無親的永遠，剛復自用的一天，我感到海風舒涼。

有一次，小舅故意繞遠路載我去漁市買炸蚵酥，要我好好抱緊他，路好長，夕陽把他老虎的背曬成金，就我們倆，如果我當時不那麼小，如果當時是醒的，或許就能問問那眼熟的字跡：

「給正義的生日快樂。」  
沒有署名。

## 〈給正義的生日快樂〉評語

李維菁

有獨特的敘事魅力與成功的角色塑造，家族兩條線的故事行進，回憶與港灣景物的交迭，同志議題與現世迷茫以一種充滿情感、細緻美好的手法交織成吸引人的作品。

作者彷彿從一開始就騎著車領著讀者來回在都市內外、公路前後、父系母系不同族群背景與特色中穿梭，小舅舅、小叔叔這兩個角色代表的兩種同志典型，相當富有魅力，家族人物的互動生動自然，作者的文字能力與故事鋪排那份節制的流暢，戲劇性卻不渲染的對白描繪，充滿深刻情感且穩健，令人讚賞。